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穀梁注疏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録監生臣許第

謄録監生臣劉廷樞

春秋穀梁注疏卷十九 起定公元年盡十五年

晉范甯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楊士勛疏

定公疏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周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注死在外故疏注釋曰非正終桒桓公之薨于齊與乾侯不異莊公不即位而書正月何解以十八年如齊至即薨薨而當歲即入入而莊公繼位行既殯踰年之禮但以先君殺

而後立不忍行即位之禮令昭公前年薨今年喪入定公既殯不居正月之前欲行即位非踰年之始非始非正故未得即位不得比之莊公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注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言其執不書所歸徐邈曰案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疏注釋曰薄氏駮云仲幾之罪自委之王吏非晉人所執故

傳云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譏執不譏無所歸晉執曹衛他處並可言歸若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復何得言歸于京師若如此論何以通乎解范荅云晉城成周宋不即役晉為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當以執人於尊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有司非言其不可以執晉文公執曹衛之君各於其國而並不書國者以其歸于京師故也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効若使歸于京師與執諸侯同君臣無別也今直執在京師不可言歸此義猶自未通有義而然上言城成周序仲幾于會於歸言于京師其言足誤天王居于狄泉在畿内而別處若上言城成周下稱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見見執之異處而歸天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人以歸自治於國故春秋不與其專執地于京師下文言此大夫其曰人何微之也何以知大夫有義而然周之稱名大夫相執無稱名之例因此見義明大夫相執不書書則微之見

伯討失所故云云非謂大夫相執執得見於經經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與伯執稱人不異異則言侯故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是君臣之別也

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傳殯然後即位也注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疏注釋曰嫌何以言解喪自外至雖正棺於兩楹之間嫌非周禮故言西階鄭注禮記以為殯亦兩楹之間也

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注謂昭公在外故音義見賢遍反下注所見同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注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即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注據未有日者疏釋曰解定公即位特異常文者欲言繼弑公好卒欲言好卒卒非正終不即入踰年乃至至正月當即位而皆失時時不得同於常禮禮宜異文文書之在夏是有故與無故兩文並見即位雖同而時義有別理有所

見見必有意故曰不可不察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注癸亥去戊辰六日怪不即位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注諸侯五日而殯令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注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音義治直吏反處昌慮反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注欲有所見何著焉踰年即

位厲也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曰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注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名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音義背音佩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注周道

尚明無愧于不往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疏注釋曰令定公之世天子之存雖祭與虢安得云尚明解此傳以重況輕陳上世之事非專今日下成康為未久定公未殯不得即位以臨羣臣輕于王命王命猶不得背殯指謂王與魯並有喪周人弔魯魯人不弔既殯君乃奔喪喪服天子之斬哭泣申父重之情先殯其父後奔天子之喪亦是不奪人之親門外之治義斷恩門内之治恩掩義至如伯禽越紼赴金革之重不拘此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注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注邵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畢音義耘本又作芸音云疏注釋曰言非必百穀至而雩祀之設本為求雨求雨之意指為祈穀故周頌噫嘻之篇歌春夏而同名至於修雩祀不異故此傳言毛澤未窮人力未竭言人力之功施於種植種植之義在于禾黍未聞凡品總稱曰毛將

何所據解聖人之於四海不偏一物愛人之情特深懐抱百姓所恃莫急於食食雖民天天不降雨嘉品不育時澤之來普汎無私雖非百穀亦沾有洪之潤公田已流遂及之恵彌遠故總凡品為毛明天德之道廣列子言山川之毛指謂草木公羊所論非專禾麥寒涼之地本不種苗鄒衍吹律乃始谷生物謂之黍若以此言之公羊所言不毛鄒衍之前當鄭伯與楚語時也又上傳云冬大雩非正也秋亦曰非正也非正是同而問不異及答之直釋月雩為正則四月龍見常失正故也解成七年冬大雩傳云冬無為雩也言用禱禮明禾稼成不須雩失時不二故問同而答異注當須雨其解也聖人重禱請請必為民民之本務在於春夏春夏祈穀先嚴其犠牲具其器物謹修其禮冀精神有感故一時盡力專心求請求請不得失時時謂孟夏之節是月有雨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生故重其二時時過以往至於八月九月脩雩

之節不言四月非正也故曰是月不雩則無及矣謂八月求雨雩而得之則書雩明有所及故也是月雩不必有雨而曰無及者人情之意欲其有益故以兩月請是年不艾則無食指謂九月之雩雩而得雨是年有食雩不得雨則書旱旱則一歲無食故曰是年傳於仲秋言月季秋言年年月之情以表遠近深淺之辭也

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

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注道之為君必為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即請辭也音義艾魚廢反為旱于偽反去羌呂反舍音捨焉請於虔反上時掌反道之音導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注詒託猶假寄音義詒以之反疏釋曰案月令大雩帝此經言大

雩文與月令同同祀上帝帝天也而曰上公義更何取且雩與禱本自不同而引禱辭以證雩何解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魯與天子同雩上帝上帝既雩雩及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即此傳所謂古之神人通乎陰陽使為民請雨故言請哉請乎應上公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考異郵說僖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此注所云其禱辭或亦用之故引以明之耳

立煬宮注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音義煬餘亮反煬公之廟也煬公伯禽子

傳立者不宜立者也疏釋曰重發傳何解不日與武宮異故發傳范例云宮廟有三者三者文有詳略詳略見功有輕重丹楹功少故書時刻桷功重故録月范荅薄氏云考宮書月比丹

謚為重是其三文武宫書日范云始築之事然煬宫

周書謚法肆行勞神曰煬煬宫不日比武功為輕輕

重之序各以類舉此謂范例之數以宫言之立廟之

例以立言之在不宜之中一事而兩屬義有所附故

例有四亦得數此

同在不宜之中

冬十月隕霜殺菽注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

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

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疏釋曰隕霜二文不同書故范特

為一例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别之菽易

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

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音義觀工喚反注及下文同

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注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嗣曰據災實從雉門起應言雉門災及兩觀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注始災者兩觀也鄭嗣曰今以災在兩觀下使若兩觀始

災者不以雉門親災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

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

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

曰欲以兩觀親災則輕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

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

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音義令力呈反疏

釋曰解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令過魯制故致天災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注不正謂更廣大之不合法度也據當諱而以雉門親新作之下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注改舊雖不合正脩飾美好之事差可以雉門親之音義差初賣反疏釋曰重發傳何解此災而更脩嫌與作南門異故發傳以同之災惡故尊雉門推災而遠之今新作美好之事雉門雖不正尊雉門可以親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疏釋曰書月何解昭公四如晉兼有疾

為五皆不月公不入晉則無危十三年二十三年乃復皆不月是其例乃復文承月下不蒙可知昭公即位二年而脩朝禮無闕而為季氏所譖使不得入公無危懼之意猶數數脩朝於晉晉雖不受朝公無危懼之理定立今三年始朝於晉晉責其緩慢不受其朝公懼而反非必季氏所譖公有罪於晉而心内畏懼故危録之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音義穿音川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注拔地名音義拔皮八反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音義夏戶雅反召詩照反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音義公孫姓音生又如字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注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臯鼬地名音義鼬由又反

傳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注公畏强楚

疑於侵之故後者更謀也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

音義復扶又反

疏釋曰案傳例地而伐疑辭今經言會于召陵侵楚則疑於前會不關於後而云志於後會也者後志疑何解楚當時為吳所困則弱矣諸侯侵之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十有九國衆力之強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公疑於楚彊謂無勇故會盟二文竝見魯公外内之疑兩顯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注劉采地音義卷音權采七代反

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注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者謂之寰內諸侯非列土之諸侯雖賢猶不當卒音義寰音環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注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為諸侯主所以為賢疏釋曰又云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書卒不聞其賢而范例云寰內諸侯非列土諸侯非列土諸侯而書之者賢之也賢

之一文而義當兩用解上言不卒而得書卒之意釋下言賢之猶不當卒卒之者以其為諸侯主明賢之義故得書卒反覆二事皆是為賢故例復云賢之不用葬葬之者明亦為賢之而采地比之畿外諸侯故

書葬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

敗績

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注貴謂子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注子胥父伍奢也為楚平王所殺音義信音申攘如羊反却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注見不以禮曰干欲因闔廬復父之讎音義挾戶牒反又子協反闔戶臘反廬力居反見賢徧反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注子胥匹夫乃欲復讎於國君其

孝甚大其心甚勇疏注釋曰子胥之復讎違君臣之禮失事主之道以匹夫之弱敵千乘之強非心至孝莫能然也得事父之孝非敬長之道故曰其孝甚大若夫子胥以父被誅竄身外奔布衣之士而求干列國之君吐弓矢為是欲興師而之志無疑難之心故曰其心甚勇

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音義為于偽反

下為疏釋曰然則成湯之誅葛伯為殺其餉者武王為是同疏之殺殷紂稱斮朝涉之脛何以萬乘之主為匹夫復讎解湯征葛伯本為不祀之罪罪已灼然然湯聽其順辭使其亳民為耕葛伯殺其餉者此由不祀而致禍其如殷紂之罪被所不盡斬以所不書故武王致天之罰稱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亦不為匹夫興師吳子有因諸侯之怒直申子胥之情故言不為匹夫興師得其實論也傳稱子胥云虧君之義

復父之讎傳文曲直子胥是非穀梁之意善惡若為解公羊左氏論難紛然賈逵服虔共相教授戴宏何休亦有唇齒其於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絢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共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孝子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纒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竝存傳不善子胥者兩端之間論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非不言其義蓋吳子為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其善可知　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

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注正是日謂昭公始朝楚之日音義朝直遥反注同囊乃郎反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注南郢楚郡音義郢以井反又以正反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注用事者禱漢水神音義數所主反曰苟有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吴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注據實救蔡救大也注夷狄

漸進未同於中國疏釋曰夷狄漸進未同於中國狄何以言救齊解救齊是善事今吳夷狄而憂中國故進稱子然未同諸夏故不言救雖書救齊而未稱人許夷狄不使頓備故也今吳既進稱子復書曰救便與中國齊蹤華夷等迹故不與救若書救當言吳子救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不直舉救蔡而言吳入楚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

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注鄭嗣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

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音義易以豉反壞音怪撻上達反縣音玄抗苦浪反禦魚呂反何以不言滅也注據宗廟既毀樂器已徙則是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注雍曰吳勝而驕楚敗而奮音義肖音笑奮方問反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注楚復立也

音義敗必邁反復扶又反何以謂之吳也注據戰稱子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葢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注蔡侯比年在楚又為楚所伐饑故諸侯歸之粟

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注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也義邇也注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

於越入吳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音義見賢徧反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注傳例曰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乎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亦由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

桓不貶音義惡烏路反翬許韋反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注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注大夫稱家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家侈張故公懼而脩内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音義張如字一音下亮反注同疏釋曰釋之異辭何也凡城之志皆譏傳於冬城諸及防解可城言間隙無事理實有譏今不釋恐同彼傳言志城之中雖得間隙復有畏張侈之患還與皆譏之義同或是義與可城同也

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音義鹹音咸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疏釋曰前注云以有二義今注即云凡言以皆非所宜以是一義而曰二何解楚執宋公兩君相執傳以言重辭別於凡以令此君而執臣明以國重不言與二君共例故發例同之二義已見故注更言凡以而起義解以者不以者不止釋此文

齊侯衛侯盟于沙注沙地

大雩

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注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

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

月惡之也音義惡烏路反疏釋曰復發傳何解莊二十三年起例公行有危而書月今

公伐齊有危危而書月一時之間再興兵革危懼之理義例所詳故重說以明之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注瓦衛地也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音義柳良久反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注曲濮衛地音義濮音卜

從祀先公

傳實復正也注文公逆祀令還順

盜竊寶玉大弓

傳寶玉者封圭也注始封之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注是武王征伐之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注周公受

賜於周蔵之會者欲世世子孫無忘周德也非其所

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注亡失也非其所取而取之

謂之盜疏釋曰於經何例當之解經言饑止謂二穀不收包宣公之例五穀不收止在當文康

饉無例應之今因盜而發亡例經無應之或說非其所以與人謂之亡是渠伯所行也渠伯受國于天子

不能撫其民人而自失之夫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推之可守焉得虛假君貪色好酒耳目不能聰明上

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而國外奔因若自滅故謂之亡此可以應其義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音義蠆丑邁反

得寶玉大弓注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音義分扶問反

傳其不地何也疏釋曰據何文而責地解此據獲物言地經言戰于大棘獲宋華元宜蒙上地故據彼責此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注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況陪臣專之乎恥甚而不目其地疏注釋曰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還是陪臣何以異之解上說不目羞明失之為辱得之為榮榮而言地地是陪臣之所居魯能奪陪臣之得可以明免恥何為不地夫以千乘之國而受辱於陪臣雖得為榮書地則恥或曰之義得非魯力也陽虎竊國重寶非其所用畏衆之討送納歸君故書而記之惡得之

注惡於何也音義惡音烏注同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音義堤丁兮反又音蹄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五氏晉地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音義頰古協反左傳作夾谷公至自頰谷

傳離會不致注雍曰二國會曰離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非之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真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之真是是非紛錯則未有是是非不同故曰離離則善惡無在善惡無在則不足致之于宗廟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注將欲行盟會之禮音義為危于偽反相焉息亮反下兩相同壇徒丹反封土曰壇齊人鼓譟而起

欲以執魯君注羣呼曰譟音義譟素報反呼火故反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注階會壇之階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注兩君會合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無禮之甚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主兵之官使禦止之音義好呼報反注同禦魚呂反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注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也齊人

欲執魯君是夷狄之行音義逡七旬反屬意欲反夫人音扶語魚呂反之行下孟反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注優俳施其名也幕帳欲嗤笑魯君音義幕音莫俳皮皆反嗤尺之反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注何休曰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音義讙好官反為于偽反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

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音義以見賢徧反疏一會之怒三軍自降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䏙矣敢直視齊侯行法殺戮故傳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後世慕其風軌歛其意氣者忽若如是毛遂之亢楚王藺子之脅秦王俱展一夫之勇不憚千乘之威亦善忠臣之鯁骨是賢亞聖之義勇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注郈叔孫氏邑音義郈音后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注安甫地名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辰為佗所強故曰暨音義暨其器反佗大河反彄古侯反強其丈反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注言辰未有失其為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疏釋曰案辰以前年出奔離骨肉之義今歲入邑有叛國之罪失弟之道彰於經文而曰未失何也解公不能制御彊臣以撫其弟而使二卿脅以外奔故著暨以表彊辭稱弟以見罪罪在仲石亦可知矣今而入國兩子之情非辰之意書及而辨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力力由二卿入蕭之叛專歸仲石故重發例以明無罪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注

蕭宋邑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注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注平六年侵鄭之怨傳例曰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日者亦有惡矣葢不能相結以信音義渝羊朱反變也惡之烏路反下同夫音符

叔還如鄭莅盟音義還音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音義墮許規反毀也

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為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已若更取邑於他然音義背音佩　疏注釋曰傳言墮猶取也即其訓而曰非者何休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今經墮其為義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音義費音秘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

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注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疏注釋曰桒例國曰圍令邑而言圍則大都大都則皆是國而曰小邑何解經書公明成非小是故言圍公一國

之貴重成三家之大邑邑比於國為細擬公為小比於凡邑則大矣故書曰圍

公至自圍成

傳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注邊謂相接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音義葭音加

夏築蛇淵囿注蛇淵地名音義囿音又

大蒐于比蒲音義比音毗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疏釋曰不解入而重發叛例何解趙鞅自入已邑不從外入入者內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同書入之非專不受故但釋其叛非實叛故下書歸明之非叛而書叛書叛非真叛也故復發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音義射食夜反又食亦反

晉趙鞅歸于晉

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注據叛惡而歸善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注地謂晉

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注據是善事其入無君命也注凱曰專入晉陽以興兵甲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

薛弑其君比音義比必履反又毗志反疏釋曰不日月者何解傳言剽不正其日何則庶子為君而被弑則不日而月之傳曰諸侯時卒惡之宜從此例薛比書時亦其惡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音義晉趙陽左氏作衛趙陽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音義佗徒河反又如字牂作郎反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注檇李吳地音義敗必邁反檇音醉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注牽地音義牽云賢反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音義洮他刀反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注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音義脤市軫反

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注辭猶書也音義膰音煩本又作燔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注欲著名于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疏

釋曰從祀先公前有失正之文於後言貴復正令復正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貴復正何解復正之文雖同義須有異天王不行禮於魯失正矣今由石尚而歸脤美之故曰貴復正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音義蒯聵苦怪反下五怪反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注稱弟猶未失為弟之行音義行下孟反

大蒐于比蒲疏釋曰文承秋下注云城莒父云無冬者甯所未詳然則大蒐秋秋則常事常事不書書之者何即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正也正所以譏不正後比蒲大蒐失禮因此見正今定公以十三年大蒐秋事而於夏行之失正至此十四年大蒐書正以明前不正也

邾子來會公注會公于比蒲

城莒父及霄注無冬甯所未詳疏注釋曰桓七年注云下無秋冬今不言下何解桓七年夏有人事而秋冬二時不書復無人事故云下今此上有秋下有人事而無冬故直云無冬不言下明冬宜在人事之上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音義朝直遙反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注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音義鼷音兮處昌慮反

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釋曰凡鼠食牛莫敢不敬而曰莫大何解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過有司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歸罪於君

皆道其所傳明不敬之罪小今牛體徧食不敬之罪大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注譏不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注高寢宮名

傳高寢非正也疏釋曰重發傳何解高者大名嫌是路寢之流故發傳明之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衞侯次于渠蒢注渠蒢地也音義蒢直居反

邾子來奔喪

傳喪急故以奔言之疏釋曰奔喪之制日行百里故傳言急所以申匍匐之情也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音義弋氏羊職反哀公之母左氏作姒氏

傳妾辭也注不言夫人薨哀公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注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音義長丁丈反帥所類反

疏注邾滕魯之屬國釋曰將何據也解范荅薄氏云屬國非私屬五國為屬屬有長曹滕二邾世屬服事我故謂之屬○近則至非禮釋曰若如此注意以奔喪為禮會葬為非然則王者之喪諸侯會出何文證若以會

葬非禮何以范例云會葬四案經有三范總云會葬禮何解傳言奔喪喪急不言非禮可知諸侯自相會葬傳無釋文但釋天子之會葬云其志重天子之禮又曰在鄗上明其別於諸侯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責魯人曰吾君親之是以知王者之喪諸侯親會之范云四四當為三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會葬禮也據釋天子之大夫來會葬言者重天子之禮故范例舉之不謂皆是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音義為于偽反　疏釋曰重發傳何解頃熊夫人今此人君嫌禮異故發傳以明之且彼言日中此言日下稷彼言而此言乃文竝不同釋既不異義體相似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注稷昃也下昃謂晡時音義稷如字左氏作昃晡布吴反

傳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注宣八年注詳矣疏注釋曰范例云克例有六則數何文以充之解鄭伯克段一不克納二雨不克葬日中而克葬各二是謂四通前二為六也

辛巳葬定弋音義定弋左氏作定姒

冬城漆

春秋穀梁注疏卷十九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九考證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疏晉為監功之主因而執之○主因二字監本誤作王國今改正

公即位傳殯然後即位也疏嫌非周禮○監本誤作兼不亦言今改正

九月大雩傳未可以雩也疏鄒衍吹律乃始谷生物謂之黍○臣浩按黍為五穀之首極寒之地猶能成熟自有天地即有其種詩言后稷之穡有稷有黍孟子

言貊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豈至鄒衍吹律而後有此穀乎寒谷復暖此就一地偶然之異不可以解經也

新作雉門及兩觀傳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劉敞曰傳非也此自記事之體耳雉門先災兩觀後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乃無恙也既災之後魯人修舊理當先門門所出入者觀則門飾也亦各順其序而書之非聖人橫出此意見也

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傳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臣召南按上文書公會于召陵矣此盟復稱公以會盟異處不同于首止葵邱也傳謂公志於後會其實不然若論畏楚則晉先不競不但弱國若言魯意定公方受國于季氏如晉又至河而復此會得與諸侯同盟乃其心所急欲遂者何故反遲疑乎

劉卷卒傳賢之也○臣召南按寰内諸侯春秋例不書卒其嘗同會盟來赴者則書之不關于賢不賢也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傳君不為匹夫興師疏其如殷紂之罪被所不盡云云○臣召南按此數句不成文義必有訛脫但各本皆然無可考正疏意當云至于殷紂之罪毒痛四海所誅斬不能盡書耳

又疏論忠臣傷孝子之恩○監本脫論字今增

三月公至自侵齊傳往月致月惡之也○劉敞曰傳非也公如往時致月此則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

年正月公至自晉是也是時公未至晉而衛侯會公于沓至晉而得其君盟盟而反鄭伯又會公于棐一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之也往月致時此則宣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也是時諸侯協心無有他變何以危往也往月致月此則僖公四年正月侵蔡蔡潰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也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曰以伐楚致大伐楚最盛矣何以惡之也且穀梁欲言其危當得其危之狀

欲言其惡當指其惡之形今謂之危無狀也謂之惡無形也設虛文而無實驗不可致詰非所以解經也故略舉三事以彰其不然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傳未失其弟也○臣浩按此亦一偏之辭稱弟則宋公之惡固顯而辰之罪亦見据左傳則辰乃宋公母弟也臣召南按辰之奔陳猶可曰為仲佗石彄所脅廹也此年入蕭以叛經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豈非罪

之魁乎據地叛君而猶曰未失其為弟此何說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左氏經作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臣召南按上年十二月公圍成傳曰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傳意必以公用大衆攻圍邊邑故此年春齊侯即次于垂葭矣穀梁經脫衛侯故如是解

弋氏卒○弋字監本誤作戈今改正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穀梁注疏卷二十 起哀公元年盡十四年

晉范寗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楊士勛疏

哀公疏魯世家哀公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

薨謚曰哀周書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定六年鄭滅許今復

見者自復也音義不見賢遍反下復見同復扶又反疏注釋曰僖二十年冬楚人伐隨以來更不見經將是衰微不能自通於盟會故也本爵俱侯者隨本侯爵自僖二十年見經至今俱侯明更不爲貶黜但土地見侵削故微爾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而復陳蔡故經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是有文見復也其許男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其間更無歸文今許男復見經者明是許男自復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注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疏

釋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三卜禮之正凡書郊皆譏范例云書郊有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一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二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三也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四也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者五也定公哀公竝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異幷爲一物六也定十五年五月郊七也成十七年九月用郊八也及此年四月辛巳郊九也下傳云子之所言至道之何也然則據此而言牛有傷損之異卜有遠近之別亦在其明

於變之中又有言焉注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注展道雖盡所以備災

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大變音義觓音糾又音求疏注釋曰郊牛日日展視其觓角而知其傷是展盡道矣郎於災變之中有可善而言者但備災之道不盡致此天災而鼷鼠食角故書以譏之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音義有差初賣反疏注釋曰自正月二月三月此三春之月是郊天之正時也若夏四月五月以後皆非郊月如其有郊並書以示譏然則郊是春事也如郊在四月五月之中則是以夏始承春其過差少若郊在九月之中則是以

秋末承春其過極多則自五月至八月其間有郊亦以承春遠近爲過之深淺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注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注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下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疏注釋曰如嗣之意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日爲郊之時則於此一辛之上卜不吉以至二卜不吉以至三卜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四卜非禮也注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强也注成十年五卜疏釋曰僖三

十一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禮也今以三月以前不吉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則謂四卜郊非禮也成十年以四月以前四卜不吉又於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五卜强也非禮可知鄭嗣之意亦以一辛之中卜至於四五月也一辛之上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然則四卜云非禮五卜變文云强者四卜雖失猶去禮近容有過失故以非禮言之若至五卜則是知其不可而强爲之去禮已遠故以强釋之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注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音義否方九反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

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注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免卜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注災傷不復以郊惟復卜免之音義復扶又反下同禮與其亡也寧有注於禮有卜之與無卜寧嘗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注嘗置之滌宮名之爲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音義滌徒歷反擅市戰反施式氏反又如字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

之注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皆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音義庀匹爾反鍵其展反又其偃反監古銜反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注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

疏釋曰上言子者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我以六月者是穀梁子

答前弟子之辭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庀具猶簡擇未繫之待十月然後始繫養若六月簡訖以後有變則七月八月九月上甲皆可簡擇故傳云六月上甲始庀牲明自六月爲始七月八月九月皆可簡牲自十月繫之有變則改卜卜取吉者十一月十二月亦然是繫之三月也故傳云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是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周正是郊時之正如其牛有變然後言之二月三月亦然重妨郊故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注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疏釋曰自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始繫牲自十二月以前牲

雖有變不道自正月然後云牲之變乃不郊卜免牲吉與不吉如此之類皆是該備郊事言牲變之道盡也

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

注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逼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音義享許丈反

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

注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疏注釋曰既言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恠經不書此十二月正月二月之卜郊故問之也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注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

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注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

漷沂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音義漷火虢反又音郭沂魚依反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注句繹邾地音義句古侯反繹音亦

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注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音義與音預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音義朝直遙反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疏注釋曰案定公十四年左傳云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是也云當稱子某者公羊云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范取公羊爲說也云如齊子糾也者莊九

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也云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者桓十五年鄭世子忽歸于鄭傳曰反正也然則鄭世子忽反正春秋不非稱世子則蒯聵稱世子亦是反正不非之之限是其子糾稱子某但於公子之中爲貴謂是右媵之子非世子與鄭忽蒯聵不同如熙之意則蒯聵合立而輒拒父非是也

傳納者内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

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

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音

義 信音申篡初患反復扶又反曩乃黨反矛五侯反本又作鉾楯常允反又音允拒音巨邪似嗟反

疏 釋曰輒先受王父之命而有國今若以國與父則是申父也若申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父也何者使父有違命之愆故其不受使父無違命之失則尊父也注釋曰下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傳曰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此與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同文則稱名書入者皆一辭也然則蒯聵若已被廢則當與陽生同文稱衛蒯聵入戚不得自稱曩日世子莊子云

楚人有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即謂之曰此矛無何不徹見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爾楯若何然則矛楯各自言之則皆善矣若相對言之則必有不善者矣喻今傳文輒若申父而辭王父是不受父則蒯聵違父為不善若以鄭忽稱世子以明反正則輒之拒父為醜行亦是非不可並故云矛楯之喻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注鐵衛地音義鐵他結反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注七月葬蒯聵之亂故也疏注釋曰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傳曰月葬故也月葬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此月葬故知有故也彼注云有祝吁之難故

此則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音義曼音萬

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注江熙曰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為大夫屬于衛子圍父者謂人倫之道絕故以齊首之音義辟音避

疏注釋曰諸侯有國大夫有邑大夫之邑國君之有若言圍衛戚是戚繫衛便是子而圍父

也故以國夏爲首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傳言及則祖有尊卑注解經不言及僖由我言之則一也注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疏注釋曰凡言及者皆以尊及卑等者不言及若自祖言之則有昭穆昭尊可以及穆若自我言之則遠祖親盡尊卑如一故不言及案左氏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廟應毁而不毁故天災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注稱帥師有難音義難乃

旦反

宋樂髠帥師伐曹音義髠苦門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然則稱人以放放有罪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注以上下道道者若衛祝吁弑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

疏注釋曰祝吁弑其君完隱四年經文祝吁稱國稱名及言弑其君者是下道言弑其君謂此死者是其臣之君而臣弑之故以君臣上下道道之今不稱名氏直稱盜盜是微賤稱賤不稱弑其君則此死者非是盜者之君則盜疏外無君是不在人倫上下之序

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注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弒道道也疏釋曰猶尊內其君而疏外弒者故不與疏外者得弒君之道道之故抑之為盜若鄭伯髡原實被臣弒其書自卒抑臣為夷狄之民亦是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注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音義夏戶雅反區烏侯反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注定八年陽貨取寶玉大弓是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注即殺蔡侯申者是非微者也音義辟音避疏釋曰辟中國之正道而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為主而徼幸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者也襲掩也謂求利之心不以禮義為意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城西郛注郛郭也音義郛音孚
六月辛丑亳社災注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
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

能警戒之象疏注釋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注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又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都亳之事

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注亳卽殷也殷都于亳故因謂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注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疏注釋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通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是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注必爲之作屋不使上通天

也緣有屋故言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録之疏釋曰諸侯時葬正也今書月者以明危亦見不葬而書葬者春秋賊不討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見賊不討今書葬者使若弑者實是盜微賤小人雖討訖不足録

葬滕頃公音義頃音傾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衞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音義杵昌呂反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傳不正其閏也注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音義數所主反疏注釋曰案經書閏月葬者年若數閏則十三月故書閏月葬以見喪事亦不數之例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音義柤莊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音義軫之忍反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注不日荼不正也音義荼音舒又音徒一音丈加反　疏注釋曰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云諸侯日卒正也荼不日是不正也

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注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注何休曰卽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

乃近自相反乎鄭君釋之曰陽生簒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弑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弑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俱簒國而受國焉爾

傳曰齊小白入於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簒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

音義　去起呂反見賢遍反糾居黝反惡烏路反

疏　注釋曰案上六年經書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傳云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是荼弑之後陽生乃立案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是小白立乃後殺也義適互相足者莊九年傳云小白入于齊惡之則陽生入于齊亦惡之此年傳云陽生其以國氏取國于荼也則小白以其國氏亦取國于子糾也以義推之適互相足故鄭云子糾宜立而小白簒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是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音義瑗于眷反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音義曼音萬

夏公會吳于繒音義繒在陵反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以者不以者也注夫諸侯有罪伯者雖執猶以歸于京師魯非霸主而擅相執録故日入以表惡之音義擅市戰反惡烏路反傳及注同疏注釋曰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云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是衛侯有罪晉文伯者執之猶以歸于京師之事案范例云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曰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次惡則月據此日入與彼例同故知日入以表惡之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注徐乾曰臨者撫有之也王者無外以

天下爲家盡其有也疏釋曰此下三者皆以内外辭別之王者則以海内之辭言之即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全天王之行也是也王者微弱則以外辭言之即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失天下也是也有臨一國之言焉注諸侯之臨國亦得有之如王於天下疏釋曰此亦據内外言之若宣九年辛酉晉侯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既以内外顯地及日是以一國言之有臨一家之言焉注大夫臨家猶諸侯臨國疏釋曰家謂采地若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定四年劉卷卒其毛劉皆采邑名大夫氏采爲家大夫稱家是以一家言之也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注非已内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

自以歸而曰來是外之也疏釋曰凡言來者非已內有從外始來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今書魯侯以邾子益來而文與庶其正同丈切直者有外魯侯之辭焉爾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注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此言取蓋言賂也魯前年伐邾以邾子

盖來盖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音義闡尺善反

傳惡內也音義惡烏路反

歸邾子盖于邾注畏齊故也

傳盖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疏釋曰經書歸邾子盖于邾則盖得國而云失國者邾盖不能死難而從執辱於王法而言理當絕位魯歸之不得無罪故書盖之名以明失國之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音義過音戈

齊人歸讙及闡注凱曰歸邾子故亦還其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注雍丘地也音義雍於用反

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注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矣疏釋曰凡書取皆易辭今以鄭師之重而令宋以易得之辭言之鄭之將帥微弱矣亡軍之咎本由君不任其才故為鄭國病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注傳例曰惡事不致公會夷狄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莊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不致則無

以見公惡事之成也將宜從此之例音義見賢遍反疏注釋曰襄十年公會晉侯云云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傳曰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是也云傳曰不致則無以見公惡事之成也者案莊公五年公會齊人云云伐衛注云納惠公朔逆天王之命也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是也此年二月公會吳伐齊之喪是惡事宜不致而致亦以見公惡事之成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音義彄苦侯反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吴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出奔鄭音義頗破何反

五月公會吴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與華元同義艾陵齊地音義艾五蓋反

疏注釋曰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傳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也是與此同義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注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别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言用者非所宜用音義别如字又彼列反疏曰古者一丘之田方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軍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乃分别其田及家財各令出此賦則一丘之田出馬二匹牛六頭故曰用田賦言非所宜用也謂之田賦者古者但賦其家財今又計

田貢故曰田賦也注釋曰案周禮小司徒職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則井方一里九夫邑方二里四井三十六夫丘方四里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軍賦之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八里據實出賦者言之其畔各加一里治溝洫者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者通計治溝洫者言之其實一也今指解經云用田賦者是丘之賦故云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也然經即云用田賦而使丘民以成元年作丘甲民盡作甲則知此用田賦亦令一丘之民用田賦也宣十五年初稅畝則計畝以稅所稅畝十畝稅其一此則通公田什一而不畝計故彼言稅而此言賦也凡丘賦之法因其民之所受公田什一及私家之財通融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以一丘之民共出此賦以家財為主故曰丘賦今又分別其所受公田各令出此馬牛之賦故曰用田賦也論語曰哀

公云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卽此田財竝賦之驗也

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注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平之法而田財竝賦言其賦民甚矣音義爲官于僞反稅舒銳反夏户雅反疏釋曰凡受農田皆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但由公田私田皆公家所受故總曰公田什一則以田之什一及家財而出馬牛之賦是其正也今魯用田與財各出馬牛之賦非正也注釋曰周禮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鄭注曰一家男女七

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六五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則七六五爲其中也老者一人其餘彊弱相半此其大數也然則周禮七人五人六人三等范唯言五口之家受田百畝指下等言之其實六人七人亦受田百畝與周禮不異也爲官田十畝者受田百畝之外又受十畝以爲公田是爲私得其十而官稅其一故漢書食貨志井田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得二畝半凡家授田一百十二畝半也今傳言公田什一者舉其全數據出税言之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者出孟子文彼云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是也然三代受畝悉皆什一則夫皆一百一十畝夏后政寬計其五十

畝而貢五畝於公殷人計其七十畝而助十畝於公周人盡計一百一十畝而徹十畝於公徹者通也什一而稅爲天下通法故詩云徹田爲糧是也皆通法者孟子云重之于堯舜大桀小桀輕之于堯舜大貊小貊什一而稅頌聲作則什一而稅堯舜亦然是爲通法也貢起堯舜則古者公田什一是堯舜之時明此什一之法也范說不與先儒同其先儒皆云什一者十中稅一耳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注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音義取如字又七住反

疏注釋曰莊二十二年葬我小君文姜經書其氏卒又稱夫人而書葬今孟子卒雖不稱夫人准弋氏

應書葬不言者知諱同姓故范例夫人薨者十而書葬者十夫人之道從母儀即桓公夫人文姜一莊公夫人哀姜二僖公之母成風三文公之母聲姜四宣公之母頃熊五成公之母穆姜六成公之嫡夫人齊姜七襄公之母定姒八昭公之母歸氏九哀公之母弋氏十十者並書葬其隱公夫人從夫之諱昭公夫人諱同姓二者皆不書葬也

公會吳于槖皐注槖皐某地音義槖章夜反一音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注鄖某地音義鄖音云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音義螽音終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音義嵒五咸反

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音義易以豉反疏釋曰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今鄭罕達取宋師其事正反嫌宋爲人所報非宋之病故重發以同之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注及者書尊及卑也黄池某地疏注釋曰隱二年傳云會者外爲主焉爾今言公會晉侯則晉爲主於黄池而公往會之旣以晉侯爲主會無二尊故言及以卑吳也則與桓二年范注云會盟言及别内外也尊卑言及序上下也亦同何者外吳而尊晉别内外序上下也

傳黄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注進遂稱子吳夷狄之國也祝髪文身注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爲文也必自殘毁者以辟蛟龍之害音義祝之六反斷音短辟音避蛟音交疏注釋曰荆揚之域厥土塗泥人多游泳故刻畫其身以爲蛟龍之文與之同類以辟其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注襲衣冠端玄端疏釋曰魯是守文之國禮義之鄉晉執中國之權爲諸侯盟主故吳子欲因之而冠必欲因之者以鄭伯髡原欲從中國而被殺于鄵吳子亦恐臣子不肖變從故因魯之禮因晉之權然後羣臣向化以魯禮天下共依晉權諸侯所服故也是以明堂位説魯云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天下資禮樂焉是也

云請冠端而襲者請著玄冠玄端而相襲注釋曰吳俗祝髮文身衣皮卉服不能衣冠相襲今請加冠于首身服玄端則衣冠上下共相掩襲故云襲衣也詩云其軍三單彼毛傳云三單相襲彼謂三單前後為相襲則此衣冠上下亦為相襲也玄端者謂玄端衣而端副制之節諸侯視朝之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布衣素積裳緇玄一也

其藉于成周注藉謂貢獻疏注釋曰貢謂土地所有以獻于成周若為貢齒革羽毛納錫大龜惟金三品之類著於藉錄以為常職故知藉謂貢獻也

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注累累猶數數也音義累累如字數數所角反

疏注釋曰東方之國吳為最大吳舉小國必從會吳于柤于道于繒于池之類積其善事故言數數數數

致小國以合乎中國也 吳能爲之則不臣乎注言其臣也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疏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

音義稱尺證反下同夫差音扶下初佳反疏釋曰自黃池前吳常僭號稱王是其尊稱今去僭號而稱子是其卑稱也注釋曰冕有旒數不同則冠亦有差等之别吳爲子爵其冠之飾必不得與公侯同等但未知若爲差等爾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吴

秋公至自會注吴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疏注釋曰襄十年傳曰會夷狄不致致會者一以吴進稱子二又爲公會晉侯以此二事之故致之爾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注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旦方見孛衆星皆没故音義孛音佩疏注釋曰文十四年有星孛

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言所孛之星此不言所孛之星直言東方者彼北斗大辰未没之時有故得言所孛之星此則旦明之時方乃見孛其東方常見之星並以没盡故不言所孛之處星也

盜殺陳夏區夫注傳例曰微殺大夫謂之盜音義區烏侯反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注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春秋之

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音義狩手又反不出如字又亦遂反矣夫音扶不王于況反下王德同雎七余反應于敬反

疏注釋曰論語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王既沒其爲文之道實不在我身乎孔子既言文武之道在我身孔子有制作之意中庸云有其德無其位不得制作有其位無其德亦不得制作孔子雖懷聖德而道不王故有制作之志而不爲也注釋曰凡聖人受命而必鳳鳥至河出圖洛出書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已無瑞應道終不王故云斯不王之明文矣子夏詩序云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言后妃有關雎之德也麟之趾關雎之應也詩序文言后妃有關雎之德爲王者之風故感麟來應之以見其趾趾足也由后妃有關雎之化爲王者之風故致得麟來應之然則孔子有王之德故亦感得麟來應之故斯應麟之來歸于王德者謂孔子也其詩周南則始於關雎篇

終於麟趾故春秋之文亦義始於隱公而道終於獲麟乘之以十二約之以周典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示有贊於周道故著西狩獲麟言道備之驗也

傳引取之也注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故今言獲麟自為孔子來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音義為于偽反疏注釋曰宣二年大棘之戰鄭公子歸生獲宋華元傳曰獲者不與之辭也上十一年艾陵之戰吳獲齊國書范云與華元同義是諸獲皆不與之辭也今言獲麟者欲言此麟自為孔子有王者之德而來應之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必使魯引取之者天意若曰以夫子因魯史記而修春秋故也然則孔子修春秋乃獲麟之驗也

狩地不地

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注適猶如也之也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音義適如字疏釋曰桓四年春公狩于郎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是狩皆書地今不書地則非狩也非狩而曰狩者大得此驗故以大其所如者名之注釋曰案桓四年傳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是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注雍曰中國者言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麒麟步郊不為暫有鸞鳳棲林非為權來

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雖麟一降猶若其常鸜鵒非魯之常禽蜚蜮非祥瑞之嘉蟲故經書其有以非常有此所以取貴于中國春秋之意義也音義喪息浪反鸜音權又音劬鵒音欲蜮音或

疏注釋曰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鸜鵒來巢莊二十九年經書秋有蜚莊十八年經書秋有蜮傳皆曰一有一亡曰有是也麟一致不爲暫有雖時道喪猶若不喪如此爲文是所以取貴于中國而王道顯盛麟鳳常有此則春秋之意然也

春秋穀梁注疏卷二十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二十考證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疏明更不為貶黜○明字監本誤作盟今改正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疏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異並為一物○臣浩按穀梁經文惟定十五年書鼷鼠食郊牛而不言所食處故傳曰不敬莫大若哀公此經已書食郊牛角則固明言所食處與

成七年書法同也而云二罪不異并爲一物義何居乎或云公羊此經無角字穀梁同其角字後人據左傳而妄加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違此義○臣名南按穀梁之失此條爲最大有害于名教經既書曰納衛世子蒯聵雖本據晉人納之之辭然不去世子可云不應立乎就使蒯聵負罪以出義不當立在輒斷無拒父之理范氏引江

熙說直糾傳失是也

閏月葬齊景公傳不正其閏也〇劉敞曰傳非也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葬之為事以月斷者也以閏數宜矣何謂不正乎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〇臣名南 按吳本子爵而僭王與楚同惡春秋書其君以本爵固是尊王之義亦緣其時所僭名號止施於其國之臣民至與諸國會盟諸國自稱其本

爵也是以春秋于二國之君書其卒不書其葬卒從赴告史官筆之於策可曰楚子某卒吴子某卒葬必舉謚而從其本國臣民之稱若從其稱則必曰葬楚某王葬吴某王矣義不可書故削而不録尊王之大義然也至如會盟侵伐其君親行經即書曰楚子吴子並無義例黄池之役吴子自恃强大與晉争衡非實有尊周之善也夫子何所取而進之乎且經書吴子屢矣柏舉敗楚季札来聘經皆書曰吴子豈俟此

會而始進乎哉

西狩獲麟注然則斯麟之来歸於王德者矣○臣名南

按左氏公羊雖其說不同然皆以獲麟為異故左氏

有不祥之文公羊記道窮之泣穀梁家獨以為引取

之後儒文成瑞應之說遂起於此夫麟而見獲尚何

瑞可言乎誣矣臣浩按以獲麟為漢世將興此公羊

家之妄也以獲麟為經成瑞應此穀梁之妄也

傳故大其適也注非狩而言狩○臣名南按經書狩自

是魯君行狩左傳謂西狩于大野是也麟雖見獲於微者緣西狩而始獲故經据實書之公穀二家俱謂為獲麟大之而書曰狩説經愈曲而愈迂矣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二十考證

檢討臣齊召南謹言按穀梁一書文清義約與左氏公羊竝為聖經羽翼自石渠大議博士聿興五家遞傳訓詁滋廣晉范甯集解出遂與何休杜預鼎立竝垂後世言穀梁者未有外於范注者也鄭康成論三傳得失獨稱穀梁長於經王通論諸家注解獨稱范甯有志春秋證聖經而詘衆傳豈溢美哉唐楊士勛疏雖稍膚淺然於范注多所匡正如桓十七年葬蔡桓侯疏謂三傳無文各以意說

莊二十三年祭叔来聘注謂祭叔是名疏不全依三十一年齊侯来獻戎捷疏兩載別注及徐邈之說僖元年公子友獲莒挐疏譏注不信經傳四年許男新臣卒疏謂范氏之注上下多違哀十二年用田賦疏引孟子以糾范注較之左氏公羊義疏曲為杜何偏護者不同葢穀梁晚出得監左氏公羊之失范甯又承諸儒之後於是非為稍公宋晁說之巳嘗論及惟士勛平易近理刋削繁言曲說

較各經疏家亦為文清義約顧未有稱之也者士勛以後諸儒解穀梁者益稀監本所刋注疏二十卷目次亦非當時之舊而字句譌脫比諸經為尤甚臣與原詹事臣陳浩等奉

勑校刋再三參攷辨其舛譌補其脫漏錄成考證若干條其無他書可證別本可據者槩從其舊以志闕疑臣名南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 穀梁廢疾 箴膏肓 起廢疾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錄監生臣蘇鳳池

經部五

箴膏肓　春秋類

起廢疾　春秋類

發墨守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箴膏肓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漢鄭玄撰後漢書玄本傳稱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

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
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見
隋書經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
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而又別
出穀梁廢疾三卷注云鄭玄釋張靖箋似鄭
氏所釋與原本自隋代以前本自別行至舊
唐書經籍志所載膏肓廢疾二書卷數並同
特墨守作二卷為稍異其下並注鄭玄箴鄭

玄發鄭玄釋云云則已與休原書合而為一迨宋世其書遂不復存惟崇文總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陳振孫所見本復闕宣定哀三公振孫謂其錯悞不可讀疑為後人所錄益並非隋唐志之舊矣其後漢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亡佚不可見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條益從諸書所引掇拾成編者相傳

以為王應麟所輯不知其何所據也今以注疏互相校勘惟詩大明疏所引宋襄公戰泓一條尚未收入其餘並已蒐採無遺謹為掇拾補綴著之於録雖視原書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薈萃略存梗概為鄭氏之學者或亦有所取焉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箴膏肓

漢　鄭玄　撰

何休曰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箴曰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且公羊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

何休曰左氏以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為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箴曰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

曹太子來朝賔之以上卿禮也何休曰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非哀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為短箴曰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

築王姬之館於外箴曰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

子之女故宜築於外宫

三甥請殺楚子何休曰楚鄧强弱相懸若從三子之言

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刳腹去疾炊炭止沸左

氏為短箴曰楚之强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為强

何得云强弱相懸

凡君即位卿出並聘何休曰三年之喪使卿出聘于義

左氏為短箴曰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

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何休曰禮尊不含畢又不兼二禮

左氏以為禮于義為短箴曰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

含為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于諸侯含之賵之小

君亦如之于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

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

何休云尊不含畢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

亦是為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何休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

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爲禮非也箴曰若以爲緩

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

得善之

何休云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

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

行匹至也箴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

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

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婦車亦如之有裧凡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於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

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

乃反馬禮也

何休曰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

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為短箴曰禮稱

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

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為榮不

得貶也

何休曰左氏以叔孫僑如舍族為尊夫人按襄二十七

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
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箴曰左氏以豹違命故
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為尊夫人
也春秋有事同文異則此類也
魯作三軍何休曰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為與舍中軍
義同於義左氏為短箴曰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
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𡖈公室云左氏說云
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

申豐論雨雹何休云春秋書雹以為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人相與之意箴曰雨雹失政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淩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歟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滯而

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為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子產論伯有何休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為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絶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

季末箴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為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由此也為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産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虚陳

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為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
乎子産固為衆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
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
産達於此也
士踰月何休云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箴曰
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
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
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

何休曰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疎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絶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而并為公卿通繼嗣之禮左氏為短箴曰立嫡固以長矣無嫡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嫡則擇立長謂貴鈞

如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均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叙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犯

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

何休曰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為聖人是非獨

孔子箴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傲之云焉用聖人為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

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

何休曰天子之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僑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

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為短箴曰詩采薇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為路車

魯郊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

何休曰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于社朱絲縈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為短箴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識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

何休曰狂狡近於古道箴曰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

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識

箴膏肓補遺

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為不用子魚之計至于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至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見詩大明疏

箴膏肓

起廢疾

漢 鄭玄 撰

何休曰公羊以為日與不日為遠近異詞若穀梁云益師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

何休曰㾓莢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芭人民

為輕斬樹木壞宫室為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釋曰芭人民毆牛馬兵去則可以歸還樹木斷不復生宫室壞不自成為毒害更甚也

何休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為大去也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為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

年紀季以鄫入於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為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為罪者自多矣

王人子突救衛何休以為稱子則非名也釋曰王人賤者録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明矣此名當為字誤耳

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

人狩於郜故畀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
相違莫此之甚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
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畀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
餘則同不復讎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
爾此自正義不相反也
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
何緣書乎釋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
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

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疑

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祭叔奪之何也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

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

何休曰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為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為信至葵丘日以為

美義相反也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

何休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

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别之文二年十二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

何休曰按城緣陵先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

年諸侯盟於葵丘即散何以美之邪釋曰九年公會
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九月
戊辰盟於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
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
已前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
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
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别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

晉人秦人戰於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言宋師及齊師戰於甗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于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霸事而伐喪於

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

何休曰邢人狄人伐衛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轉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令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令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

邢人狄人伐衛為其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

何異

何休曰春秋以執之為罪不以釋之為罪責楚子專釋

宋公非其理也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書

楚耳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

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

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

何休曰泓之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

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為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則衆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

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

宋襄公所以敗於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
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者公羊以為不書葬為襄
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
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
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
公於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
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

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刖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宋殺其大夫何休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為祖乎釋曰宋之大夫書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

氏耳春秋詞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為繼弑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休曰即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釋曰納頓子固宜為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盖陳也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何休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釋曰時晉

文為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荆蠻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邪

何休曰大夫無遂事按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来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

傳有美惡不嫌同詞何獨不廣之於此乎

何休曰螽猶衆也死而隊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違是為短釋曰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乎

何休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釋曰秦自敗於殽之後與晉為

仇兵無休時乃知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何休曰近上七年宋公壬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申言官義相違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

獲宋華元何休曰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

變文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令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

齊崔氏出奔衛何休曰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為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為舉族死乎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詞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

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

何休曰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于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詞還者致詞復者反命

何休曰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絶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釋曰甯喜

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為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為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於春秋不亦宜乎

何休曰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荆蠻

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荊蠻
不足責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何休曰即不與楚殺當貶
楚爾何故反貶蔡稱世子邪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
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啓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
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二君以取其國
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
晉伐鮮虞何休曰春秋多與外裔並伐何以不狄也釋曰

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人之可也國之大重晉為厥慭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國稱之焉

齊陽生入於齊何休曰即不使陽生以荼為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於荼齊小白又不取國於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小

白其事相似荼弑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俱篡
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
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
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於子糾則將誰乎
何休曰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釋曰
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
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
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隂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

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

雖庶人葬為雨止

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為四部各有義焉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還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

宣八年六月有事於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為仰佐卒
張本而云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
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
正也

歲三田謂以乾豆三事為田也

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為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
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為仲子也

起廢疾

發墨守

漢　鄭玄　撰

古者鄭國處于留發曰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内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内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

往省留之事乎

孝子祭祀惟致其誠信與其忠誠而已不求其為

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之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

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于子

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絶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絶

而書之公羊以母得𤰈之則左氏已死矣

發墨守